

皇清經解

金

清

經

解

皇清經解卷一百九十九

學海堂

經義雜記

武進臧茂才琳著

嘉薦亶眚

士冠禮醮辭曰嘉薦亶時釋文時劉本作古眚字案說文時四時也从日寺聲眚古文時从之日然則眚古文時也儀禮爲禮古經當從劉本釋文作眚乃時之譌耳

蒙臯比服注

左傳莊十年公子偃請擊宋師公弗許自雩門竊出蒙臯比而先犯之杜注臯比虎皮正義曰僖二十八年傳稱胥臣蒙馬以虎皮此云蒙臯比而先犯之事與彼同知臯比是虎皮也樂記云倒載干戈包之以虎皮名之曰建纛而其字或作建臯故服

虔引以解此案鄭本名之曰建橐在將帥之士使爲諸侯下史
記樂書孔子家語辨樂並同則服氏不得引彼文以臯比爲虎
皮之證元陳澔禮記集說云今詳文理名之曰建橐一句當在
虎皮之下將帥之上恐服氏所見禮記本如是故孔氏連引之
蓋就服注原文也鄭雖讀建爲鍵然史記作建王肅亦如字讀
皆與服合橐臯同聲旣云包以虎皮名曰建臯是虎皮名臯矣
更參以僖廿八年傳則服杜皆以臯比爲虎皮不爲無據建臯
猶覆臯也

集韻建紀
偃切覆也

謂以虎皮包覆干戈也此云蒙臯比蒙亦

訓覆故服引樂記文

粵若稽古

後漢書李固傳臣聞君不稽古無以承天李賢注書曰粵若稽

古帝堯鄭元注曰稽同也古天也言能同天而行者帝堯案稽古當從鄭義詳琳所撰尚書集解粵正義及開成石經皆作曰說文曰詞也从口乙聲亦象口气出也又粵亏也審慎之詞者从亏从冂周書曰粵三日丁亥未詳今本之文則曰與粵異冂爲審本字故云審慎之詞此百篇發端語當用審慎義非泛語詞也李賢引經後卽引鄭注則鄭所注古文尚書作粵矣宋薛季宣書古文訓尚作粵是孔傳本此字猶與鄭同今本蓋後人所改

頭脰字別

士相見禮贊冬用雉夏用牯左頭奉之注左頭頭陽也今文頭爲脰釋曰鄭不從今文者以其脰項也項不得爲頭故不從也又上大夫相見以羔左頭如麇執之注今文頭爲脰士虞禮取

諸脰臚注古文脰臚爲頭噤也案說文頁部頭首也从頁豆聲

度侯切

肉部脰項也从肉豆聲

徒侯切

是二字義別古文脰亦作頭

今文頭亦作脰則以从豆聲同相亂也鄭注士相見禮從古文不從今文注士虞禮從今文不從古文可謂各得其富矣但說文無臚字口部云噤咽也从口益聲

伊昔切

蒜籀文噤上象口下

象頸脉理也則臚字當從古文今亦從今文小誤也

黝堊

春秋莊廿三年秋丹桓宮楹榑梁傳曰禮天子諸侯黝堊范注黝堊黑色釋曰徐邈云黝黑柱也堊白壁也謂白壁而黑柱今范同以黝堊爲黑色者以此傳爲丹楹而發何得有壁事在其間故同爲黑色也案說文土部云堊白涂也从土亞聲此徐仙

民所本釋文亦云堊白土傳雖為丹楹而發不妨連及於壁范

氏此注真所謂以白為黑者矣疏曲通之非是禮堂謹案堊字

為白無訓為黑者周禮守祧其祧則守祧黜堊之鄭司農云堊

白也爾雅曰牆謂之堊疏云知堊是白者以其與幽黑相對故

知堊是白即掌蜃之白盛之蜃故引爾雅證之又巾車素車注

素車以白土堊車也疏云爾雅釋宮云牆謂之堊堊謂以白土

為飾則此素車亦白土為飾可知爾雅釋宮牆謂之堊注白飾

牆也玉篇土部堊烏洛切說文云白塗一曰白土也廣韻十九

鐸堊白土一切經音義十一堊烏各反蒼頡篇云白土也山海

經西山經又西三百里曰大次之山其陽多堊郭注堊似土色

甚白音惡管子輕重丁云皆堊白其門而高其閭文選南都賦

楮堊流黃注山海經曰陸渚之山其下多堊郭璞曰堊似土白

色也子虛賦其土則丹青楮堊注張揖曰堊白土也呂向曰堊

白土又寡婦賦注云丁儀妻寡婦賦曰刷朱闕以白堊南都賦

注所引山海經見卷五

中山經今本無郭注

旄勤稱道不亂

禮記射義序點又揚觶而語曰好學不倦好禮不變旄期稱道

不亂者不在此位也蓋勵有存者注八十九十曰旄百年曰期
頤旄期或爲旄勤案詩行葦序賓以賢毛傳正作耄勤稱道不
亂者釋文勤音其百年曰期頤恐非蓋毛公旣作勤字當讀爲
勤情之勤如義同禮記則毛應作期字矣詩釋文每云毛如字
是也此蓋因禮記注而改音耳然據射義注云旄期或爲旄勤
則禮記本與毛詩傳合古勤期聲相亂因或作期家語觀鄉鄭射亦作期
據曲禮記遂定從期字然百歲之人春秋時已不可得能於年
八九十猶孜孜稱道不亂當亦鮮矣射義作勤是也羣經音辨卷五勤耄
稱也音期禮耄勤稱道不亂者毛萇讀此從釋文也

呂刑眊荒

羣經音辨禾部云秬老也音耄書王秬荒鄭康成讀案說文曰

部云眊目少精也从目毛聲虞書耄字从此漢書武帝紀哀夫
老眊孤寡鰥獨師古曰眊古髦字八十曰髦髦老稱也平帝紀
及眊悼之人師古曰八十曰眊七年曰悼眊者老稱言其昏暗
也五行志下之上傳曰皇之不極是謂不建厥咎眊人君貌言
視聽思心

今書洪範無心字
漢人多引作思心

五事皆失不得其中則不能立萬

事失在眊悼故其咎眊也服虔曰眊音老耄據此知古老耄字
多作眊羣經音辨引鄭讀王秣荒蓋本作眊賈所見本已作秣
故入之禾部說文云虞書耄字从此者謂周書呂刑耄荒假借
从此眊字其義原不爲目少精故鄭云眊老也鄭所注者是壁
中古文與許叔重所見周書蓋同後人以大禹謨已云耄期倦
于勤不宜反引呂刑故改周書爲虞書而未料及晚出古文許

所未見今幸得賈氏之書互相訂正之

鄭注樂記兩引書曰王旄荒今本改爲耄釋文

尚作旄旄亦假借字

穀梁傳失實

穀梁傳成五年輦者謂伯尊曰君親素縞帥羣臣而哭之旣而祠焉斯流矣伯尊至君問之曰梁山崩壅遏河三日不流爲之奈何伯尊曰君親素縞帥羣臣而哭之旣而祠焉斯流矣孔子聞之曰伯尊其無績乎攘善也注績功也或作續謂無繼嗣釋曰舊說伯尊晉之賢大夫輦人晉之隱士今一遇吐誠理難再得伯尊不能薦於晉侯以救朝廷之急反竊其語而晦其人蔽賢罪深故被戮絕嗣子夏雖匿聖人之論能播教於西河令黑水之人欽其風蒲坂之間愛其道其罪旣輕故直喪明而已然

此立說恐非其理何者天道冥昧非人所知大聖立言意在軌
世則伯尊之戮未必由蔽賢人之言卜商喪明豈關匿聖人之
論徒爭罪之輕重妄說受罪淺深據理言之恐非聖賢之旨案
左傳云伯宗請見之不可遂以告而從之國語晉語五云問其
名不告請以見弗許伯宗及絳以告而從之然則伯宗本欲請
輦者見晉君而薦之特輦者不可卽欲一聞其姓名而不可得
伯宗不强以屈其志故以輦者之言告君而從之何嘗攘善乎
穀梁以爲攘善而無功核之內外傳爲失實本或續誤爲續遂
起絕嗣之說又引子夏爲證其誣慢古人不淺楊疏斥舊說爲
妄當也

夕桀非鄭衆注

臧茂才經義雜記

周禮保氏敎六藝六曰九數鄭司農云九數方田粟米差分少
廣商功均輸方程贏不足旁要今有重差夕桀句股也釋文夕
桀音的沈祥易反此二字非鄭注釋曰云九數者方田已下皆
依九章算術而言云今有重差夕桀句股也者此漢法增之馬
氏注以爲今有重差夕桀夕桀亦是算術之名與鄭異案今九
章以句股替旁要則旁要句股之類也又禮記少儀游於藝注
六曰九數正義九數方田粟米差分少廣商功均輸方程贏不
足旁要今有重差句股然五禮六樂之等皆鄭康成所注其五
射以下鄭司農所解但九數之名書本多誤儒者所解方田一
粟米二差分三少廣四商功五均輸六方程七贏不足八旁要
九云今有重差句股者鄭司農指漢時云今世於九數之內有

重差句股二篇其重差卽與舊數差分一也去舊數芻要而以
句股替之爲漢之九數卽今之九章也先師馬融干寶等更云
今有夕桀各爲一篇未知所出今依司農所注周禮之數餘並
不取據此知鄭司農注本云今有重差句股賈孔所見本並同
馬融干寶注作今有重差夕桀蓋鄭有句股無夕桀馬干有夕
桀無句股沈重陸德明本則與馬干同故皆爲夕字作音依賈孔所
言則沈釋文云此二字非鄭注是宋以來校者之辭非陸氏語
如陸氏亦以爲非鄭注則不爲作音矣蓋後人據賈疏本以校
釋文而附著之也今注中疏中句股上皆有夕桀二字又後人
據釋文所加

綏多士女

大戴禮記夏小正二月綏多女士綏安也冠子取婦之時也詩
標有梅正義云夏小正二月綏多士女周禮媒氏疏云夏小正
曰二月冠子嫁女娶妻之時又夏小正曰二月綏多士女交昏
於仲春儀禮士冠禮疏云夏小正云二月綏多士女冠子取妻
時也案士女猶云男女也據毛詩二禮疏皆引作綏多士女知
今本作女士誤倒也周禮疏引冠子嫁女娶妻之時今本無嫁
女娶妻作取婦蓋取婦足該嫁女矣冠子所以安士嫁女所以
安女也余友閻百詩若璩云依今本作女士亦通詩大雅旣醉
其僕維何釐爾女士釐爾女士從以孫子文與夏小正合箋云
子汝以女而有士行者謂生淑媛使爲之妃天旣予汝以女而
有士行者又使生賢知之子孫以隨之琳謂此說誠精然恐失

漢唐相傳之舊凡校勘書籍取其是者而已不必過求其精過求其精恐反近於穿鑿如此傳先言冠子而後言娶妻恐終是士字在女字上百詩爲之首肯

始駕者反之

禮記學記良冶之子必學爲裘良弓之子必學爲箕始駕馬者反之車在馬前釋文始駕者一本作始駕馬者案正義云始駕者謂馬子始學駕車之時反之者駕馬之法大馬本駕在車前今將馬子繫隨車後而行故云反之車在馬前以大馬牽車於前而繫駒於後使此駒日日見車之行其駒慣習而後駕之不復驚也據此知陸孔本皆作始駕者無馬字此言小駒始駕車之法故云始駕者非言人駕馬也陸氏所見一本有馬字非是

今注疏本誤從之

韎韐之不注

左傳成十六年楚子使工尹襄問卻至以弓曰方事之殷也有
韎韐之跗注君子也注韎赤色跗注戎服若袴而屬於跗與袴
連正義曰跗注兵戎之服自要以下而注於脚跗謂屬袴於下
與跗相連鄭以跗當爲幅謂裁韐若布帛之幅相縫屬鄭言以
爲衣裳則衣裳不連聘禮君使卿韐弁歸饗餼鄭元云其服蓋
韎布以爲衣而素裳鄭以彼非戎事當爲素裳明衣裳不連跗
杜言連者爲要脚連耳又詩六月載是常服正義曰雜問志云
韎韐之不注不讀如幅注屬也幅有屬者以淺赤韐爲弁又以
爲衣而素裳白舄也又周禮司服凡兵事韐弁服注韐弁以韎

韋爲弁又以爲衣裳春秋傳曰晉郤至衣韎韁之跗注是也釋
曰賈服等說跗謂足跗注屬也袴而屬於跗若據鄭雜問志則
以跗爲幅注亦爲屬以韎韁幅如布帛之幅而連屬以爲衣而
素裳旣與諸家不同又與此注裳亦用韎韁有同者異者鄭君
兩解此注與賈服同裳亦用韎韁也至彼雜問志裳用素者從
白舄之義據雜問志知左氏古文本作韎韁之不注不假借字
也毛詩常棣之華鄂不韡韡箋云不當作拊拊鄂足也古聲不
拊同釋文拊亦作跗故賈景伯服子慎皆讀不爲跗訓爲足與
詩箋例同司服注跗字當本作不或鄭從賈服等說以義改之
若左氏正文必作不字今作跗疑杜氏從賈服等義所改不知
漢儒雖注中易字於本文俱仍其舊也鄭以不讀爲幅者蓋幅